

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

# 夏日 走过山间

[美] 约翰·缪尔 著  
纪云华 杨纪国 范颖娜 译



夜空中的繁星简直就像永恒绽放的  
美丽百合  
在我们远离了灰尘打扰的低地  
来到了这里之后  
它们看起来是那么的晶莹闪耀  
远处的  
地平线上环列着一排松树  
像是一道耸立着无数尖塔的墙

当代世界出版社

# 夏日走过山间

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

夜空中的繁星简直

就像永恒绽放的美丽百

合，在我们远离了灰尘打

扰的低地来到了这里之

后，它们看起来是那么的

晶莹闪耀。远处的地平线

上环列着一排松树，像是

一道耸立着无数尖塔的

墙，它们排列得十分整

齐，在阳光的照耀下，形

成了清晰的图案，仿佛是

古老神圣的象形文字。

[美] 约翰·缪尔 / 著  
纪云华 杨纪国 范颖娜 / 译

当代世界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日走过山间 / (美) 缪尔著; 纪云华, 杨纪国, 范颖娜译.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5.8  
ISBN 7-5090-0001-7

I. 夏… II. ①缪…②纪…③杨…④范… III. 散文—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4735 号

---

书 名: **夏日走过山间**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83908400

发行电话: (010)83908410(传真)

(010)83908408

(010)8390840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 本: 672 × 870 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46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2000 册

书 号: ISBN 7-5090-0001-7/I·002

定 价: 30.00 元

---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前言



## 自然的聲音

在纷乱的尘世中，我们渴望寻得宁静，渴望倾听自然的声音，渴望给心灵找到安稳的归宿。面对现代文明的恶之花，我们深深怀念曾经广布的人间天堂，甚至怀念清澈的河流、静默的繁星、温润的雏菊。

但是，毁坏了这些美好事物的正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用大地母亲的安康换取了过多“安逸快捷”的生活，用自己忙碌的生命换取无谓的繁杂。在尽享奢华之后，我们才发现这些并不是自己想要的，因为在滥溢的物质中我们不快乐，就像梭罗所说“甘美的生命果实却不能触手可及”。于是，在自然之声越来越微弱的今天，我们开始屏息搜寻。即使只是在文字中。

幸运的是，这个世界上曾有亨利·戴维·梭罗、约翰·缪尔、阿尔多·李奥帕德这些当年舍掉舒适、忘情自然的人。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认为，亨利·戴维·梭罗、约翰·缪尔、阿尔多·李奥帕德的作品是可以并存于书架上的自然

文学典范。他们倡导热爱自然、回归自然，提倡简单生活、摒弃无谓奢华的物质享受，他们的作品都是可以感动整个民族、影响社会发展、塑造读者心灵的天籁之音，是走向大自然的向导。

跟随他们，我们可以重回夏日的瓦尔登湖畔，在融融的日光里，在林中沉思默想。跟随他们，我们可以重返夜晚中的约塞米蒂山谷，围坐在篝火边听溪流淙淙。跟随他们，我们可以重归黄昏中的沙郡农场，看丘鹑漫天舞蹈。

让我们跟随他们，在清风中放飞禁锢的心灵，在阳光下梳理纷乱的思绪。让我们生命的花朵静静地绽放吧。



# 目录

第一章 与群羊穿越山麓小丘	1
第二章 在梅塞德河北支流宿营	13
第三章 面包之饥	32
第四章 迈向高山	37
第五章 约塞米蒂	49
第六章 霍夫曼山与田纳亚湖	63
第七章 奇妙之旅	74
第八章 莫拿山道	81
第九章 布拉迪峡谷与莫拿湖	89
第十章 图奥勒米营地	95
第十一章 重返低地	105

# Contents

Chapter I	Through the Foothills with a Flock of Sheep	111
Chapter II	In Camp on the North Fork of the Merced	124
Chapter III	A Bread Famine	145
Chapter IV	To the High Mountains	150
Chapter V	The Yosemite	164
Chapter VI	Mount Hoffman and Lake Tenaya	180
Chapter VII	A Strange Experience	193
Chapter VIII	The Mono Trail	201
Chapter IX	Bloody Cañon and Mono Lake	210
Chapter X	The Tuolumne Camp	218
Chapter XI	Back to the Lowlands	229



# 第一章 与群羊穿越山麓小丘

在加州有一座壮美的中央谷，那儿只有两个季节——春天和夏天。每年11月份，伴随着第一场暴风雨的到来，这里的春天就开始了。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大地一片花团锦簇。但是到了5月底，所有的植物又都失去了往日的光鲜，成了干枯、皱巴巴的一团，仿佛刚在焦热的烤炉里受过磨难一般。

每当此时，懒洋洋、热得气喘吁吁的羊群和牛群就会被赶到高耸入云、凉风习习的内华达山脉享用碧绿的牧草。我也渴望在这时候能到山上云游一番，但是囊中羞涩，我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挨过饥饿的难关。我有些懊恼地辗转苦思面包的问题，对于喜欢四海为家的人来说，这一向都是令人烦恼的问题。我甚至试图想让自己过着野生动物般的生活：捡拾山野四处的种子、草莓一类的东西充饥，逍遥自在地在山间攀援，充分享受摆脱金钱和行李羁绊的那种自由和幸福。这时，一位我曾经为他牧养过几个星期羊群的饲羊人德拉内先生登门拜访，邀请我随他的牧羊人和羊群一起去梅塞德河和图奥勒米河上游去，而那儿正是我最朝思暮想的地方。山上的那些美景去年夏天的时候我曾在约塞米蒂领略过，一直让我魂牵梦绕，为此我甚至愿意接受任何能让我到山上去的工作。德拉内先生告诉我，随着雪地的消融，羊群会穿过绵长的森林地带，逐渐向更高的山地移动，在此过程中，一旦遇到草肥水美的地方，我们便会在哪里驻留几个星期。在我看来那些临时停靠的哨所极有可能就是最好的观察站点，从那儿我可以在方圆8到10里、以营地为中心的区域里认识更多的植物、动物和岩石，尽情地畅游。德拉内先生还向我保证，我可以十分自由地随时离开营地，去进行我感兴趣的



研究。但是仔细斟酌一番后，我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不是去那里工作的合适人选，就把自己的缺点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坦承自己对高山地形一无所知，不知道哪些河流是必经的，哪些是可以绕道而行的，我还担心那里有吃羊的野兽等等。总之，因为山上有熊、郊狼、河流、峡谷以及容易使人迷路的多刺灌木丛，我担心有一半甚至更多的羊会因此而迷失。幸运的是，对德拉内先生来说，这些缺点好像都不足为虑，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找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在营地附近督促牧羊人忠于职守；他向我保证我提到的那些遥想的、看起来复杂棘手的困难都会迎刃而解。他还进一步鼓励我说，牧羊人会做好一切放牧工作，我可以尽情地研究植物、岩石和景观，而且他将亲自伴随我们到达第一个主营地，等我们到达更高的地点之后，他也会隔三差五地前来探访，给我们补充给养，顺便看看我们进展得如何。因此最后我还是下定决心去了，尽管当我看见那一只只憨羊蹦蹦跳跳地进入羊圈狭窄的栅栏门以便主人清点数量时，心中还是惴惴不安，担心这两千零五十只绵羊中有许多将梦断高原，一去不复返。

幸运的是我有一只杰出的圣伯纳犬相伴左右。它的主人是一名猎手，和我只有数面之缘，但是他一听说我要在内华达山区度过夏天便跑来找我，请求我能带他最疼爱的狗卡罗同行，因为他担心爱犬如果整个夏天都被迫待在平原上的话，炎热的酷暑可能会要了它的小命。猎人对我说：“我相信你会友善地待它，而且我保证它也会对你友好的，它熟知山上所有动物的习性，会驻守营地，看护羊群，在各个方面都是既能干又忠实的好帮手。”卡罗知道我们在谈论它，注视着我们的竖耳倾听，它听得如此专注以至于我不禁幻想它听懂我们的谈话内容了。我叫着它的名字，问它是否愿意和我同行，它望着我的脸，眼睛里闪耀着无比聪慧的光芒，接着又转过头去看它的主人。猎人把手伸向我做了个允许的手势，接着又轻拍它告别，于是卡罗便安静地跟着我，就好像它完全听懂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话，而且好像它已经认识了我很久一样。

## 一八六九年六月三日

今天早晨，在所有的粮食、野营用的水壶、毛毯、压草器等器具都已经被稳妥地捆绑在两匹马的背上后，羊群便朝着茶色的山麓小丘进发了，我们也在尘土飞扬中漫步而行；瘦高的德拉内先生正牵领着驮载我们全部家当的马，他如刀削般锐利的侧面轮廓使他看起来和唐吉珂德差不多；同行的还有高傲的牧羊人比利，以及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掘食族印第安人，后两个人会在最初几天里经过灌木丛生的山麓小丘时，帮助牧赶羊群；再就是只在腰间系了笔记本轻装上阵的我。

我们是从法兰西沙洲附近图奥勒米河南边的农场出发的，在那儿，在中央谷的矿层下沉睡着蜿蜒的、由含金的变质岩板构成的山麓小丘。队伍还没走出1英里，一些识途的老羊就显得热切而好奇了，它们一路狂奔，看来是回味起了去年夏天在这里享用过的美味牧草。很快，羊群因希望而兴奋起来，母羊呼唤着小羊，小羊也用极富人类温情的语调回答着，它们颤抖着温情的呼唤声，不时地因为嘴里迫不及待地叼满了

枯草而时断时续。羊群一齐涌上了山坡，但是在这看似嘈杂的叫声中，母羊和小羊却能够识别彼此的声音。假如筋疲力尽的小羊忍不住躺在了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尘土中昏昏欲睡，而未能及时回应母亲的呼唤，母羊就会再跑回去，穿过拥挤的羊群来到小羊最后回答母亲呼唤的地方寻找，尽管在我们看来，一只羊也好，一千只羊也罢，它们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母羊却能够从中准确地识别自己的孩子，并且直到找到了它，才会心神稍安地善罢甘休。

羊群以每小时1英里的速度行进着，队伍在前行的过程中呈现出了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底边宽约100码，长约150码，歪斜而不断变化的前端是由最强壮的觅食羊组成的，被称为“领导者”的它们正急切地搜寻散布在岩石和灌木丛中的青草与树叶，其中最积极的觅食羊都散布在三角形“主体”并不规则的两端；而小羊和那些老弱的母羊则闲散地待在三角形被我们称之为“尾部”的地方。

正午的时候，酷热难耐，可怜的羊儿早已气喘吁吁，试图在每块它们可能遇见的树阴下乘凉；我们则头顶着烈日艰难行进，目光渴望地四处搜寻白雪皑皑的雪山和溪流，结果往往徒劳无获，粗糙不平的山坡上能展现在视野中的只有连绵起伏的山峦、树木、灌木丛和凌乱的裸露板岩。这里的树木绝大部分都是蓝桉，高30到40英尺，有着浅蓝绿色的树叶和白色的树干，它们往往生长在野火肆虐不到的薄土里或者岩石间，数量稀疏。许多地方的板岩就突出地耸立在茶色的草叶间，锐利的岩面上地衣密布，看起来如同乱坟岗上一道道横七竖八的墓石。除了蓝桉和四五种熊果属及滨枣属外，这些生长在山麓小丘的植物和分布在平原上的植物相差无多。早春的时候，我曾领略过这里的景色，那时，这儿简直就是一个迷人的风景秀丽的大花园：繁花似锦，蜜蜂欢唱，鸟儿飞舞。但是现在，酷热的天气早已使往日的鸟语花香变得死气沉沉了。炎热的天气已使地面龟裂一片，蜥蜴在岩石上不安分地四处爬动，数量惊人的蚂蚁则排列着长长的队伍，一如既往地忙着战斗和觅食，表现出了不屈的坚强斗志，看似脆弱的生命火花在酷热的阳光下却燃烧得更加旺盛。在这样的炎炎烈日下暴晒，还能在几秒钟内不被烤焦，实在令人惊叹。还有一些响尾蛇盘缩着身子躺在偏僻之处，但是并不多见。喜鹊和乌鸦也一改往日的聒噪不休，变得寂然无声了，它们和羊儿一起，站在最凉快的树阴下，大张着嘴，耷拉着翅膀，已经被热得几近窒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鹌鹑也尽可能地躲在附近为数极少的、微温的咸水塘边的阴凉里，不敢轻易露面。林兔则不安分地在滨枣属的树阴间往来穿梭，偶尔还可以看见有长耳野兔优雅轻快地跑过宽广的田野。

中午在小树林里暂作休整之后，可怜的饱受灰尘之苦的羊儿重新被赶上路，向着灌木丛生的山丘前进；但是我们要走的小路却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就在我们最需要引导的时候，它消失了，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查看周围的情况，辨识方向。随行的中国人以为我们迷路了，便用蹩脚的英语不停地唠叨灌木丛太过茂密之类的话；那名印第安人则默默地查看起伏的山脊和峡谷，试探着寻找一条出路。在奋力穿过荆棘遍布的丛

林之后，我们终于发现了一条通往考特村的路，沿着这条路，我们终于在离太阳下山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候来到了一个干燥的牧场，并在这里宿营。

在山麓小丘和羊群一起安营过夜虽说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但是却毫无乐趣可言。太阳西沉之前，在牧羊人的照看下，羊群被允许到附近搜寻任何可吃的东西；其他人则有的忙着拾捡木柴、有的生火、有的做饭、有的在卸载行李和喂马等等，各忙其事。黄昏时分，早已疲倦的羊群都被赶到了营地附近一块最高的空地上，在那儿它们愉快地彼此偎依着，在每只母羊都找到它的孩子并给其喂足了奶之后，所有的羊就都会躺下来入睡，整晚都不需要我们操心。

随着一声大喊：“有吃的了！”我们的晚餐便开始了。每个人都端着一个锡盘，一边闲聊着诸如喂羊、矿藏、郊狼、熊或者以前采金矿时那些难忘的冒险故事等等，一边自己动手从炖锅和煎锅里盛出食物来吃。那个印第安人却始终一言不发地待在角落里，就好像他真的来自另外一个与大家格格不入的种族一样。晚餐过后，狗也喂饱了之后，抽烟的人便会坐在火堆旁过过瘾，在胃里的食物和嘴里的烟草的作用下，他们脸上流露出了那种安静的表情，看起来十分神圣，就如同圣人脸上焕发出的那种柔美的沉思光芒一样。接着他们就会好像刚从睡梦中醒来一样，突然各自叹口气或者咕哝一声，迷迷糊糊地把烟管中的烟灰磕掉，然后打个哈欠，瞪着营火发会儿呆，然后宣布：“噢，我得睡觉去了。”话音一落就立刻消失在自己的毯子下。此时，地上闪耀不定的营火还会继续再燃烧一两个小时，天上的星空则更加灿烂；营地四周，浣熊、郊狼和猫头鹰的啼叫声此起彼伏，划破了夜空的静谧；蟋蟀和雨蛙的乐声则交织成了欢快、悠扬的乐章，它们的歌声是如此的恰到好处和充满生机，以至于仿佛已经成为了黑夜完美的一部分。只有梦中人的鼾声以及羊儿们因为喉咙里的灰尘引起的咳嗽声偶尔打破了夜晚的和谐。星光下，羊群看起来就好像是一张灰色的大毛毯。

## 六月四日

拂晓时分，营地开始沸腾成了一片。在由咖啡、熏肉和豆子构成的简单早餐过后，我们动作迅速地清洗碗盘，整装待发。日出时，羊群的咩叫声就响起来了，母羊刚一站起身，小羊立刻就蹦蹦跳跳地跑过去，用头磨蹭着母亲要早餐吃。等上千只小羊都喝饱了奶之后，整个羊群就开始四散开来，啃食青草。饿极了的阉羊急躁地带头冲向前去，但却不敢离大部队太远。比利、印第安人和中国人一块儿驱赶着羊群沿着单调的小路朝前走，沿途它们可以在宽约 $\frac{1}{4}$ 英里的路上寻找少得可怜的食物。因为已经有好几拨羊群在我们之前从这里经过，所以无论青草还是枯草都所剩无几了，我们只有赶快穿过光秃、炎热的山包之后，才能把这些早已饥饿的羊赶到最近的草场去，那儿距离此地尚有二三十英里。

“唐吉珂德”带领着驮物的马匹行进，为了防备熊和狼的突然出现，他还把沉重的来福枪架在了肩上。今天和第一天一样酷热难当，漫天尘土，我们就这样越过了一

片片坡度平缓的棕色山丘。除了一种长相奇特的赛宾松外，山丘上的植物和以前见到的并没有多大差别。这些相貌特别的赛宾松，或者相聚而成丛松林，或者簇拥在蓝栎周边。它们的树干往往在长到15到20英尺的时候，就会一分为二，或者形成更多的分枝，这些分叉有的向外斜生，有的则笔直地向上生长，枝杈上面长满了蔓生的枝桠和细长的灰色针叶，形似茂密但却几乎没有形成多少树阴。总而言之，这些赛宾松的外观，与其说像松树，倒不如说更像棕榈；它们的果实长6到7英寸，直径约5英寸，质地结实、沉重，即使落地后也能保存很久，所以树下的地面上早已经落满了这种球果。这些松球富含质地上好的树脂，所以常被用来制作照明的营火，仅次于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燃料——印地安玉米穗。“唐吉诃德”还告诉我，掘食族印第安人常大量收集松球内的松子当作食物，它们的大小和硬壳都和榛子的果实差不多——众神钟爱的佳肴和焰火竟然源自同一种植物的果实，真是让人惊叹不已！

## 六月五日

早上，在和云团般的羊群一起经过几个小时的缓慢攀登之后，我们终于登上了皮诺布兰科峰侧面的第一块开阔的台地。那些赛宾松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它们轻快高耸的身姿和奇怪的酷似棕榈的外表都使我迫不及待地想要为其素描，但是兴奋过后却没有多么丰硕的成果。但是我还是在停留的那段并不短暂的时间里设法完成了一张勉强说得过去的、描绘皮诺布兰科峰西南侧风光的素描——那儿有小溪灌溉着的一小块田地和葡萄园，小溪缘路而下，并在向山谷欢腾而下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美丽的路边小瀑布。

登上第一块台地之后，站在约1000英尺的高地放眼望去，不禁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壮阔和美丽。想到即将看到的美景，雀跃之情更是难以自抑。梅塞德河谷美丽壮阔的景观——荷斯休弯道尽收眼底，一种巨大的苍茫感袭上心头，仿佛有千百种美妙的召唤声回荡在耳畔。面前蜿蜒而下的斜坡上，到处都是稀疏地散布着的松树和熊果属灌木丛，阳光正充足地播撒在树木之间的空地上；略微远望，尽是形状优美的小山与山脊，层层交叠地绵延向远方，最后成了山峦状的一团。四处遍布着丛生的灌木丛，它们大部分都是艾德诺斯特玛属植物，它们如此繁茂而均匀地簇拥在一起，几乎没有哪怕一棵树木或一片空地夹杂其间，看起来就像是一张柔软舒适、华美富丽的大绒毯。极目远眺，只见郁郁葱葱、碧浪翻涌的绿海如同苏格兰的石南丛般规则有序、连绵不绝地延伸向远方。这片景致的雕琢痕迹，无论是挥毫泼墨的主要线条，还是心思尽用的点睛之笔，都同样引人入胜；在壮观高耸的石岗间，一道波光粼粼的溪流正蜿蜒其间，河水浸润过的每一块岩石上都被雕琢出了光滑而优雅的波纹，那些参差不齐的棱角早已踪影全无，这些在变质板上侵蚀而成的优雅的褶纹仿佛经过了刻意的打磨一般。这片大自然匠心独具的设计之美，如同人类最巧夺天工的雕刻品，美得令人难以置信，美得令人赞不绝口！心怀敬畏地凝望着眼前的美景，我觉得自己愿意为其赴汤

蹈火、付出一切！愿意满心欢喜、永无止境地探究这个奥秘，到底是谁形成了这样的地理特色，形成了这样的岩石、动植物和奇妙的天气？这儿处处都有不可思议的美，不论是天上还是地下，不论是已经存在还是即将永久存在的，满目是美。我一再地凝视着眼前的美景，情不自禁地发出渴慕的赞叹，直到满身尘土的羊群和人马都已渐渐消失在视野中，我才匆匆地记下笔记，画出素描。尽管现在看来这些都已经是多此一举了。因为对我来说，这片美丽的“香格里拉”的色彩、线条和风情早已牢牢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铭记在我的心间了，而且永远不会褪色和淡化。

在这个迷人的一天的傍晚时分，天气终于变得凉爽安分下来，万里无云，天空中却有一种我从来未曾见过的闪电不断划过，一团团云彩状的白亮光体闪落在树林和灌木丛间，与其说像所谓的“野火”，倒不如说像是威斯康辛州草地上飞舞而过的萤火虫。散开的马尾巴以及毛毯上闪溅的火星，都显示着空气中充满了静电。

## 六月六日

越过一片片起伏不平的丘陵之后，我们到达了这片山脉上可以称之为第二块台地或者高原的地方。在经过山脉间的许多小距离的上下攀爬之后，显然，这里的植物种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一些空旷的地带，一些低地菊科仍然身影可见，一些蝴蝶百合，以及另外几种引人注目的百合科植物点缀在其中。但是先前山麓小丘的特色植物——蓝栎的树影却已经被抛在了下面，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高大美丽的落叶树种——加州栎，它们有着呈深裂缘状的叶子、风姿优美的分叉树干和浓密厚重、造型优美的树冠。这儿的高度在2500英尺左右，恰好接近浓密的针叶林的边缘，林中绝大部分是芒刺松，间或夹杂着少许的糖松。现在的我们正置身于群山之中，并与之融为一体，人山合一的境界点燃了我们的激情，使我们全身的每一个神经细胞都在颤抖，每一个毛孔和细胞都异常充盈。相对于身边的美景，我们的血肉之躯仿佛已如玻璃般透明，好像已经真正成为了这美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周围的空气、树木、溪流、岩石一起，在阳光下舞动——成为自然的一部分，没有了衰老与年轻的区别，没有了病患与健康的牵挂，唯有永恒！就在此刻，我觉得自己与大地、星空一样，几乎感受不到肉体上对食物和面包的任何特别的需要了。这是一种多么神奇的转变呀！如此地完美，如此地有益身心！过去那些为金钱苦闷、为面包忧虑的饱受肉体束缚的日子仿佛已经成为了模糊的记忆，在全新的生命中，我们好像一直都如此不朽。

从松林间一块空旷的草地望去，我看到了位于约塞米蒂高处、梅塞德河源头附近的皑皑雪峰。它们看起来是如此地贴近，仿佛就在咫尺之外；在蓝天的映照下，它们的轮廓多么清晰，甚至好像就镶嵌在湛蓝的天空上，因为它们看起来像是要被吞没了一样。它们向我们发出的邀请是那么的诱人、那么的热情！但是我是否有机会一探天颜呢？不论白天还是黑夜我都将为此而虔诚地祈祷，但是这看起来像是难以成真的美梦。不凡之士必会前往，因为他们有资格完成如此神圣的使命，至于我，目前我还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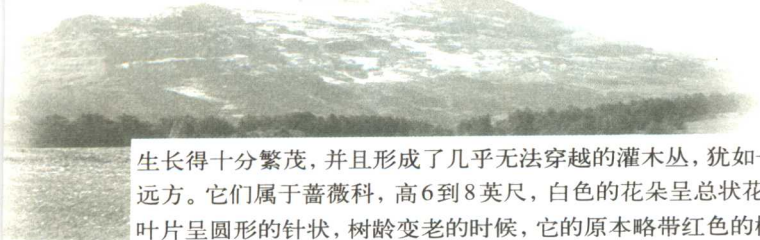
能够在这片令人喜爱的山林间漂泊，心甘情愿地在这片神圣的自然中，做一名谦卑、再谦卑不过的仆从。

我在考特村附近一丛艾德诺斯特玛属植物的荫凉中，发现了一株可爱的白花卡罗修属百合，旁边还有一些智利铁线蕨。这株白色的百合，花瓣底部内侧略带淡紫色，真是一株令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的花朵！它如晶莹洁白的水晶般纯洁，宛如一朵神圣之花，令人爱戴。每次看到它，人们的心灵都将会受到新的洗涤而变得更加纯净。即使最野蛮粗鲁的登山者也会因为它而一改往日的粗俗。有这样的一朵花存在，即使没有任何其他的生物，世界也不会因此而有失丰富。有这样一株植物在路旁谆谆教导，要追赶上如云般的羊群实属不易。

下午，我们通过了一片静静地坐落在松林间的绿荫草地，环绕其四周的高大挺拔的松树大多是笔直的芒刺松，偶尔会有几棵姿态高贵的糖松。这些壮美的糖松的羽状枝叶狂放地盖过了其他松树的枝头，向外伸展开去，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糖松的球果有15到20英寸长，如同装饰用的流苏般垂挂在枝桠的末端，随风摇摆舞动，更为其凭添了华丽的风情。我曾在格里利锯木厂看到过这种树木，除了底部因为砍伐而稍显参差不齐外，整块木头好像经过车床的切削般浑圆、匀称，整座锯木厂和伐木场上都弥漫着这种树脂的甜甜的香味。松树下铺满了一层厚厚的细长针叶和巨大的球果，更为这里增添了几分妖娆！在靠近脚下松鼠们经常举行盛宴的凹陷处，还有着一些堆堆的球果果鳞、种翅和果壳；松鼠们会沿着球果果鳞规则的分次序从基部将果鳞一一剥落，然后取出其中的果实；每瓣果鳞的基部都有两粒种子，所以一棵球果往往就有一两百粒种子，足以当作难得的美味大餐了。道格拉斯鼠会把芒刺松和其他松树的球果倒放在地面上慢慢转动，直到它们开裂为止。有趣的是这些松鼠坐在树下的时候，往往都会背朝树身坐着，可能是为了安全起见吧！很奇怪的是，它们似乎从来不会把松脂吃得到处都是，就连爪子和嘴边的髭须都不会弄脏，而它们吃剩的球果屑却能堆积如山，而且堆积得整齐干净，颜色也漂亮极了。

现在我们已经逐渐接近了云端和有清凉溪流分布的地区了。大约中午时分，洁白的积云大片地出现在了约塞米蒂的天空，犹如奔涌的泉水般滋润着壮美的大地，又像是苍穹中壮阔的山峦，珍珠色的山峦山谷间溪流渐渐生成，将凉爽的云影和雨水撒播在大地上。无论岩石地形的雕塑线条多么富于变化，造型怎样精致细腻，恐怕都比不上这里气象万千的云景！云朵生成的穹丘和峰顶不断地升起又降下，起伏不定，不断膨胀，如同最美丽的大理石般光滑和纯白，建筑手法又如同令人难忘的世界级建筑一般令人印象深刻。而朵朵雨云，尽管稍纵即逝，也会留下明显的印痕，不仅加快了万花丛林的脉搏节奏，使湖水再次充盈，而且即便在坚硬的岩石上，也留下了它的刻痕，只是有时我们觉察不到罢了。

在荷斯休弯道附近，我一直在仔细观察一种奇特而极富影响力的艾德诺斯特玛属灌木丛，它们还是初次引起我的注意。在考特村附近第二块台地较低的斜坡上，它们



生长得十分繁茂，并且形成了几乎无法穿越的灌木丛，犹如一座黑暗的丛林般绵延到远方。它们属于蔷薇科，高6到8英尺，白色的花朵呈总状花序排列，长8到12英寸，叶片呈圆形的针状，树龄变老的时候，它的原本略带红色的树皮就会呈现斑驳的条纹状。生长在烈日炎炎的山坡上的它们，甚至也会像在草地上那样时常遭受野火的侵袭，但是它们能很快从根部复生。混杂其间、与其一起生长的任何高大树种最后都会在火舌的吞噬下消失殆尽，但是艾德诺斯特玛属植物却不会屈服，这就是为什么它们能形成如此宽广的灌木带，而其间却没有掺杂任何其他树木的原因了。有些熊果属植物也能像它们这样从根部重生，所以能和它们共存。另外，一些菊科比如巴夏利属和麻菀属植物，以及一些百合类——大部分是卡罗修属和布洛底亚属植物都有另外一种应付火灾的办法，它们把自己的鳞茎埋在了土壤的最深处，从而能够远离火舌的侵害。许多鸟儿和“体型娇小、毛色光滑、生性胆小羞怯的小动物”也都在这片灌木丛的最深处寻找最好的栖身之所。当鹿群被冬天的暴风雪从高山上的草场驱赶下来的时候，主要灌木带边的一些空旷的草原和小径就成了鹿群此时最好的食物供应站和临时避风所。这是种多么令人赞叹的植物啊！现在它们正值花期，我要摘一些美丽芬芳的花朵串别在我的纽扣上。

欧洲杜鹃是另外一种迷人的灌木，它们大多生长在凉爽的溪畔和约塞米蒂地势较高的地带。傍晚时分我们在格里利锯木厂上方约数英里的地方扎营的时候，我也发现了一些花朵盛开的欧洲杜鹃。它们可说是杜鹃花的近亲，花枝招展，芳香迷人。见到它的每个人都会喜爱上它，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本身的美，常伴其左右的赤杨和柳树、布满羊齿植物的绿地以及终年不断的溪流都为其凭添了许多秀丽和可爱。

今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裸子植物——拟肖楠。这种乔木十分高大，扁平羽状的树叶略带着暖暖的黄绿色，很像金钟柏，树干则是黄褐色的。一些主干没有分枝的老树看起来就像惹人瞩目的巨柱一样矗立在林间，即使与君王般威严的糖松和芒刺松为伍也毫无逊色。当阳光沿林间树隙照射而下的时候，这些主干便闪耀出耀眼的光芒。这种树对我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它的纹路细致的棕色木干和鳞片状的小叶都散发着香气；相互重叠



的扁平羽状排列叶既可以用来铺设舒适的床，又可以充做挡风遮雨的篷布。受困于暴风雨时，若是能在这些优雅壮观、热情好客的大树下避雨的话，一定是一次美妙的体验：这些树宽阔的枝桠如帐篷般弯曲向下，足以遮挡风雨的侵袭；那些凋落地上的干树枝，一经点燃便会吐露阵阵芳香；而且它们还会在头顶上不断地高唱着风之颂歌。只是今晚的天气十分平静，我们的营地也不过是一个牧羊的营地而已，所以很遗憾我享受不到风雨之夜树下入眠的美妙了。我们现在就位于梅塞德河北支流附近，夜风正向我们介绍着高山上雪泉、花园、森林和树丛构成的独特美景；在独特的曲调中，似乎还隐约倾诉着这儿的地理地貌。夜空中的繁星简直就像永恒绽放的美丽百合，在我们远离了灰尘打扰的低地来到了这里之后，它们看起来是那么的晶莹闪耀。远处的地平线上环列着一排松树，像是一道耸立着无数尖塔的墙，它们排列得十分整齐，在阳光的照耀下，形成了清晰的图案，仿佛是古老神圣的象形文字。

要是我能看懂该多好啊！流经营地的溪水穿过羊齿植物、百合和赤杨丛，一路演奏着甜美悦耳的乐章；与林立在遥远天际的松树演奏的更为赏心悦目的乐章交相呼应。这儿的一切都富含神圣之美！即便是在紧靠面包、白水的单调饮食的情况下在这里度过一生，我也不会觉得寂寞。我觉得我和挚友、邻人间的距离仿佛更近了，因为遥远的路程和连绵的山峦根本无法阻隔我对周遭事物日益深切的钟爱之情。

## 六月七日

昨晚羊群生病了，现在还有许多羊儿的病情令人担忧，它们几乎无法离开营地，不断的咳嗽、呻吟，楚楚可怜的样子令人十分同情。这都是因为它们吃了纯洁的杜鹃花叶子的缘故，至少牧羊人比利和“唐吉诃德”都认为如此。羊群自从离开了平原之后，就没怎么吃到青草，在饥饿感的驱使下它们用任何可以找得到的绿色植物充饥。牧羊人把杜鹃花称为“羊的毒药”，而且对造物主为什么要创造这样一种植物一直感到迷惑不解——饲养业是如此的盲目和落伍，尽管在古老而美好的岁月中，它一度被视为是一种有着好作用的职业。加州的饲羊人都急于求富，而且往往都能梦想成真。因为牧草几乎分文不花，而且这里气候宜人，既不用为冬天储备粮草，也不用为羊群搭建遮荫的羊圈和谷仓。因此饲养一大群羊的花费其实很低，回报却很丰厚，据说这些钱投资后，每两年就可以增加一倍。这些迅速累积起来的财富往往更加重了人们对财富的欲求。于是这些可怜的金钱奴隶眼前浮现的就只有剃下的羊毛，真正值得注目的有价值的东西反而有些看不清甚至看不见了。

至于牧羊人，情形甚至更糟糕。尤其是冬天他一个人独居小屋的时候。尽管有时他们也会因为渴望拥有羊群、像主人一样富有的梦想而略受鼓舞，但同时，他们也有可能因为自己的生活而自甘堕落，极少能维护尊严或是得到预想的好处——或许是坏处。牧羊人会堕落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在孤寂难挨中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寂寞，他们很少进行脑力劳动，也难以通过阅读的方式放



松自己，晚上回到昏黑简陋的屋子里，身心俱疲的他们找不到任何能使自己与整个世界平衡或者协调的事物，一件也没有。在羊群身后度过了深沉单调的一天之后，他们必须得吃晚餐，但极有可能是草草完成的，随便找一些信手拈来的东西来填饱肚子。也许是没有烤好的面包；此外他大概还会用没有洗过的煎锅做几个不太卫生的煎饼；冲一把小菜，也许还会再煎片儿已经变味儿的培根。他们的小屋里经常 would 储存一些桃干儿或者苹果干儿，但是他们却嫌麻烦不愿动手去煮，只是囫圇吞下培根和煎饼而已。他们甘愿依赖的有效休息方式就是烟草，烟草可以带来那种在他们看来亲切无比的麻醉感和舒适感。接下来就是上床睡觉了，他们常常连白天穿在身上的衣服都还没有来得及脱下就已经沉入了梦乡。这当然会使他们的身体状况受到影响，继而又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连续数周或数月不曾遇见任何人的生活状态，使他们最后总会有些精神失常，甚至完全发疯。

苏格兰的牧羊人很少会考虑要从事牧羊人以外的行业。牧羊是他们父祖相继的事业。而且他们也继承了对牧羊事业的热爱和应该具备的才能，就像他们饲养的长毛牧羊犬一样。除了照看一小群羊以外，他们还可以探视家人和邻居，在天气特别晴朗的时候，还可以读书。他们经常把书拿到野地里阅读。书中记载东方的牧羊人会给他们的羊群起名字，羊儿们也能辨认出主人的声音，追随其后特别听话。只不过那些羊群规模必定不大，而且易于管理，才能使牧羊人能有闲情逸致在山坡上吹奏乐器，并有充裕的时间阅读和思考。但是不管在其他时代和国家里牧羊事业是怎样一件美好的事情，据我所知，加州的牧羊人向来与众不同。在大自然的众多声音中，他们就只能听到羊的咩咩声。如果仔细谛听的话，就连郊狼的长嚎和它们特有的“奇——伊嘶”声都会是美妙的声音，但牧羊人的眼里却只有绵羊和羊毛，多么美妙的声音都无法打动他们

羊儿的病情有了起色。牧羊人比利谈论着隐藏在高山草场中的各种有毒植物——杜鹃、山月桂属植物和碱性土壤。越过梅塞德河的北支流后，我们向左侧的派勒峰进发。在怪石嶙峋、灌木丛生的山脊上跋涉了一大段距离后，终于到达了布朗平原。这是自离开大草原后羊群首次可以再度尽情地享用牧草的地方。德拉内先生宣布要在附近扎营，准备待上几个星期。

中午我们经过了如大理石宫殿般令人舒适愉悦的巴沃山洞。灿烂的阳光从宽阔的南向开口倾泻下来，洞内有一个美丽幽深的小湖，湖水清澈无比，布满青苔的湖岸在宽叶枫的浓荫下若隐若现。这地下的这一切美景和我以前见到的洞穴景色全然不同。即使是置身于大部分土地都布满蜂窝状小洞的肯塔基州，也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

这个奇特的地下景观就位于一条据说是纵贯这片山脉最北和最南端的大理石带上，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的洞穴，但是据我所知只有这个山洞别具一格，既富有户外明媚的阳光和植物，又拥有水晶般美丽的地下世界。一个法国人曾经声称此地为她所有，她在入口处周围围起了栅栏，在小湖上停靠一艘小船，并在枫树下青苔斑驳的湖岸边放